



极限脑洞

想象力与缜密、通俗完美结合
类型小说最脑洞大开的好看故事

BEYOND IMAGINE
极限脑洞
主编 超好狗

脑洞大开

想象力与缜密、通俗完美结合
类型小说最脑洞大开的好看故事

BEYOND IMAGINE
极限脑洞
主编 郑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了个脑洞：极限故事簿 / 超好看主编.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5

ISBN 978-7-5502-5007-9

I. ①开… II. ①超…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5507号

开了个脑洞：极限故事簿

主 编：超好看

选题策划：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宋延涛 徐秀琴

版式设计：刘碧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55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16.5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5007-9

定价：2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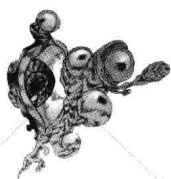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传奇物语

001 / 十七公子的茶楼之江南雨——文 / 云谲天

044 / 复活的军圣——文 / 白鹭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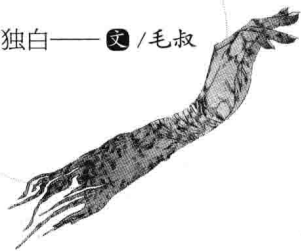
幻想言情

134 / 紫玉钗——文 / 易辰

151 / 补天歌——文 / 张惜辰

超级悬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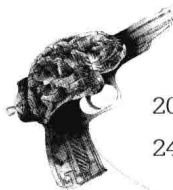
122 / 独白——文 / 毛叔



科幻空间

204 / 第25小时——文 / 夜知秋

247 / 零度病毒——文 / 王轲玮





佳 奇 物 语

十七公子的茶楼之江南雨 文/云谲天

复活的军圣 文/白鹭城

十七公子的茶楼之江南雨

文/云谲天

煮梅温酒，笑谈江湖杀身事；
轻烟细柳，不过茶楼一缕风。



楔子

那曾是一段京城秘史，如今已被封存入大理寺的卷宗。很多人绝口不提，只因太过惨烈。

十五年前，“孤落白头”初现。它既非男人也非女人，而是一种最直接的死亡记号，一连夺走了七位庙堂中的青年才俊的性命。

那一年春闱刚过，“京城八俊”的名声早已响彻了京都。

状元郎柏秀一朝高中，入翰林院，前途无量，其人一举成为了小姐们的梦中情郎，其名一跃成为了闺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安将军之子安重阳十岁随父入伍，十三岁亲历战场，如今早已身经大小百战，皇上赐“少年将军”的御书牌匾。

医痴容轩读遍医书，游医四方，二十岁已称“圣手”，刚回京便治愈了贵妃的沉痾旧病，震惊了太医院。

礼部尚书之子夏自远精通数种语言，知晓各藩属小国礼仪，正值皇帝华诞，接待各国王子公主，竟成为了属国公主们竞相追求的目标，一时风光无限。

“空灵仙子”一之煦身世神秘无人知晓，乍现京城，便以滔滔之势、谦谦之姿，与京城各大望族结交。相传他精通琴棋书画，熟读经史子集，为人低调却手腕异常。

老凤王的世子李佑，在两年前的皇位争夺中，力挺当今圣上。老凤王临阵倒戈，这才成就了圣上的一番宏图伟业，父子两人遂成为了皇帝的亲信。

皇帝同父异母的弟弟李云澹，向来不怎么露面，但是在两年前的夺位之战中，手刃了亲生哥哥，为当今圣上扫平了障碍。而现如今犹如闲云野鹤，更是毫无传闻。

比起上面那七位或少年成名或皇亲国戚的身份，第八位看起来黯淡得多。大理

寺卿洛川之子洛炎，名副其实的纨绔子弟，眼下不过是托父亲的关系坐上了小小的言官职位，却迎娶了“圣手”容轩的妹妹容华，与“空灵仙子”一之煦义结金兰。

此八人，便是当年名噪一时的“京城八俊”。

然而风华绝代的八个人，却在一个月里，命殒了七位。七位年少俊杰，一夜白头，肉眼可见的苍老速度，令人心惊肉跳。

大理寺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一丝异样，若是病也有病因，若是毒该有毒源，可惜什么线索也没有。一时之间，巫蛊之说疑声四起。最终，五位才俊两位皇室子弟，死于“孤落白头”。

皇帝震怒，之后三个月，大量禁军涌入京城，都城人人自危。那一年，为平巫蛊之术，城外的大火足足烧了三个月，烧尽了整个京城的疑人疑物。哭声哭声仿若喧嚣入灵魂，血色染遍了整座王城。时任大理寺卿的洛川洛大人深深自责，从高耸的城墙上纵身而下。

“京城八俊”中只剩下一位，便是洛川的独子——洛炎。正值他饱受争议之时，他怀胎十月的妻子，忽然间华发丛生。那一年，洛炎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孩子，也失去了兄弟。

十五年后，洛炎从正八品的监察御史，一路升到了从三品的御史大夫，掌管御史台。

十五年后，“孤落白头”再现……

1. 烟雨江南，袅袅茶香

入了江南，恼人的梅雨就没有停止过。杭城郊外，烟雨弥漫之中，一骑绝尘而来。

正值中午，没什么人入城，城门边的小守卫正倚着一人多高的枪，无精打采地打着呵欠。来人快马加鞭地冲入了城门，大有万夫莫当之势。小守卫还没来得及及

上前盘查，一块腰牌已经抛入了他的手中，不过一瞬，又被来人牵了回去。也就是这么一眼，他就已经看清了腰牌上的三个大字——六扇门。“原来是六扇门的人呀。”小家伙儿想着，望了望那早已远去的背影，双眼浮起了满满的欣羡。

“六扇门的人怎么来了？”小守卫嘀咕着，问起了身边的前辈。

满脸胡子的王三，看起来像个莽汉，却格外细心，左右望了望，压低了声音：“听说有个大官，在罗刹江上失踪了。”

小守卫也不自觉地跟着压低了嗓门：“怎么没听说，你莫不是诓我吧？”

王三敲了敲他的脑门儿：“我诓你做甚？这若是什么事情都让你知晓了，我还怎么混啊。”说完后自得地摇了摇头，这才又对着后辈提点道，“这有些事情，哪是我们能知道的，听一听就算了，就装作什么也不知罢了，千万别往心里去。”

小守卫不停地点头，像是啄米的小鸡崽，却还是忍不住瞄了瞄身后那空旷的街道。

寂静的街道上空无一人，缥缈的烟雨幕天席地，笼罩了杭城，也笼罩了整个江南。

温隽泽的胭脂马一路疾驰，最后停在了西子湖畔的茶楼前。二层的简陋小楼，毗邻烟波浩渺的湖泊，也沾染了些许脱尘的气质。“自心茶楼”这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歪歪扭扭地挂在了门楣之上。

苏自心坐在堂厅的角落里，捧着杯热茶，从窗口向外望了望。寂寥的烟雨之中，高头大马上笔直坐着的黑衣青年，既没穿蓑衣，也没带雨具。衣衫早已浸透，正厚重地耷拉着，滴答滴答地向下滴着水。

“什么毛病？”苏自心缩回了脑袋，嘴里嘟囔了一句。

青年进入了茶楼，没理会笑脸迎人的茶信，直接上了二楼。茶信们面面相觑，也都望向了苏自心。漂亮的老板娘什么也没说，却皱着眉，看向地面上那绵延至二楼的水渍，最终无奈地伸手揉了揉额角。机灵的茶信们心领神会，赶紧打扫起来。因为雨水而客少闲散的茶楼，再一次因为雨水而忙碌热闹起来。苏自心抿了口热茶，瞥了眼二楼的方向，又对着窗外的西湖，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呆。

老僧入定般的单十七缓缓睁开了眼，伸手提壶，将对面的空杯斟满，雨前龙井的清香瞬间溢满了整座茶室。温隽泽敲了敲门，便径自推开走了进来。

单十七看向不请自来的客人，淡然浅笑，却讥嘲得不着痕迹：“温捕头大驾光临，单某有失远迎。”

温隽泽好似罔闻，作揖落座，端茶自饮，似乎全然没有看出十七公子那清浅笑容下的凉薄之意。他慢条斯理地品茶，龙井吸口入喉，茶香便如束缚不住的野马掠驰过五脏六腑。他放下茶碗，竟然轻闭着眼，似在回味茶香。

茶桌对面的单十七也一同举杯，呷入一口暖茶，依旧折扇轻摇，望着对面的青年捕头，笑而不语，心中却百转千回。素闻温隽泽心思单纯，温良无害，却不承想对人竟如此没有防备。

然纵使再纯良无害，单十七也十分清楚，此刻坐在自己面前的是六扇门的第一捕头。

六扇门的第一捕头遇见了中间人十七公子，正是应了那句江湖老话——不是冤家不聚头。就如同江湖上都知道年纪轻轻的温隽泽是六扇门的第一捕头，而十七公子也是一个尽人皆知的非同寻常的名号。这么说吧，如果你有至恨的仇家，那么找他，你一定能够满意而归。

温隽泽在满室的茶香中睁开眼，一扫先前的从容率真，双目转瞬似苍古沉静的深潭，星星茫茫点缀在黑眸之间，看上去异常诡秘。他甫一开口，音色低沉，萧然物外的肃穆中隐约透出了轻浅的诱惑口吻，似乎能够直击对方的心房，令人失去心智，吐露真言。

“平成十年，武林泰斗常庄扬满门二十八口，一夜之间，死于非命。那三日，有人见你出入常州瑞福客栈。

“平成十一年，飞扈将军袁晟由漠北回京述职，死在了凉州的驿站里。而偏偏那一日，有你进出凉州的文牒记录。

“平成十二年，因贪腐被囚禁的苏州刺史梅正文，行刑前一日被人劫狱。那一

天的十七公子，却恰巧在西市赌坊，连赢三十三局叶子戏，成为全京城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平成十三年，十七公子入南疆刚好十日，镇南王世子暴卒。巧是不巧？”

“平成十四、十五年，你潜身于南疆莽林，可眼下刚回江南，便又发生了要案，让在下不得不多做怀疑。”

温隽泽说话间，单十七摇扇不语，直到他说完，方才慢悠悠地回答：

“五年前，华威镖局在常州被人劫镖，歇脚在瑞福客栈，单某受邀前去寻镖，总镖头华迦日夜与单某相处，倒是可以为在下辩解。

“四年前，凉州灯会，正当胡乐胡舞盛行之时，在下在胡伎馆投宿，赏灯听曲了整晚，着实是风雅了一番。

“三年前，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连赢了三十三局叶子戏，之后赌坊的幕后老板邀我共进晚宴，那一夜我喝醉了酒，便留宿于逍遥王府。全京城的人都知道的事情，难道温捕头竟没有听说？”

“至于两年前，镇南王世子过世，的确令人惋叹。可世子年幼体弱，病痛缠身多年，又怎能将罪过一并推于单某身上呢？”

“而在下这两年在苗疆游历，刚刚回来，便有劳温捕头亲自问话。”单十七挑眉，唇边笑容越扯越大，原先隐藏的讥诮刻薄，早已无所遁形，“久闻温捕头大名，岂料竟是这般的好手段。难道江湖传奇不过是浪得虚名，判案也不过全靠推断猜想，辅之以秘术诱导？竟是如此逼供，才成就了第一捕头的名声？”

单十七字字诛心，温隽泽置若罔闻，定定看向单十七的双眸，一字一顿，咄咄逼人地问道：“半月前，御史大夫洛炎罗刹江失踪案，是否由你经手？”

单十七不回答，也不避让。双方互瞪着一盏茶。

之后，温隽泽眨了眨干涩的眼睛，心力耗尽地叹了口气，却道：“我已知晓，十七公子的确没有插手。”

尽管语气笃定，可他的内心却依旧在动摇。

他知道，对于滴水不漏的单十七，再多的调查都是浪费时间。六扇门若有证据，也不会令他自在快活了这么多年。可眼下形势紧急，自然来不及一步步查案，

最好的办法便是与之当面对质。而单十七的态度始终坦然，让他那双能够看破谎言的眼睛毫无用处。

他也知道，如果这些案件都不是单十七亲自动手，那么也很有可能是他麾下的刀客所为。全江湖谁不知道，十七公子的生意，从无一单失手；全天下也都知道，十七公子的麾下，有着世间最锋利的刀。

然而，就御史大夫失踪案而言，单十七看起来全然没有动机。可这对于温隽泽来说，也不知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

单十七对于温隽泽的肯定，不置可否，冷哼出声：“看来温捕头，这一次要铩羽而归了。”

温隽泽听着单十七的嘲讽，脑中转得飞快，下一刻已起身作揖告辞：“抱歉叨扰公子，多谢这一杯好茶。”说完，便如同来时，一阵风似的又准备离开。

温捕头的手刚刚抬起，茶室的门已被人自外推开。

鸿龄就这么抱着伞，出现在了门外的廊檐之下。茶楼二层，一边是茶室，一边是走廊。廊檐下，凭栏远眺，可以看见青葱绿意围绕的茫茫西子湖。此前的鸿龄，半倚栏杆，身后便是烟幕般的雨中西湖。柔黄长裙映衬着身后的苍茫，暖意一圈圈涟漪般地散开。

没想到茶室内尚有外人，鸿龄咬着唇低着头，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室内坐着的单十七，看见了她湿透的发辫和裙摆，也看见了她怀里抱着的那把油纸伞。她是来送伞的，他心中微微叹了一口气，便起身出门。没有理会门侧呆立着的温隽泽，他直接牵着鸿龄的手，翩然离去。

“你都湿透了，”闷湿的空气中传来他悠然的叹息声和低低的好听的声音，“我们回家吧。”

雨依然绵绵，青石街上没什么人。白色油布伞下，单十七与鸿龄并肩。天地之间，不停歇的细雨笼罩着小小油布伞下的静谧空间，温温柔柔，好似那穿城而过的浅水般九曲缠绕。

一路无语，鸿龄忽然止了步，扯了扯单十七的衣袖：“我……我走得匆忙，所

以就，只带了一把伞……”越说越轻，语尾几乎被街边屋檐落水的滴答声所淹没。

单十七讶然，继而嘴角噙上了笑。

他们回到家的时候，春水婵正端着炒好的龙井虾仁走出厨房。她对着两人微微行礼，单十七忙着收伞，点头微笑着稍稍示意。

两个人的轻微举动，全都落在了鸿龄的眼里。春水婵的唇边犹自挂着笑，而那抹笑意便在鸿龄彻寒的眼神中，冰在了嘴角。

收伞的白衣公子，自然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暗潮汹涌。他从小丫鬟的身边走过，便盯着她的脸仔细看起来。春水婵沾染了烟灰的花猫脸，瞬间变成了红彤彤的猴屁股脸。他似乎颇为满意这样的效果，半晌才从袖笼里取出了一块茜色帕子，盖在了小丫鬟的头上。

满眼都是从天而降的茜色霞光，可春水婵却毫不开心，她认出了这条帕子。这是鸿龄小主在六个月前给单十七包扎的手帕，后来单十七归还，小主还开玩笑地说，要他好好珍藏。如今，她怎能用它，来擦拭脸上的烟灰？

龙井虾仁的味道很好，单十七难得吃了两碗饭。克制的人大都节制，连鸿龄也看出十七哥哥大概是真的很喜欢这道菜。她尝不出其间的珍馐味觉，只觉得这不过是一道普通的菜肴。而单十七，却迷恋那股若有似无的绿茶清香。

鸿龄觉得委屈，她自小受人照顾，从未下过厨，这便是连输都无从谈起。思春的少女多半都会在心里默默地攀比着意中人的爱护，而鸿龄怎么也不能接受单十七的注意力都在春水婵的那盘龙井虾仁上。她是矾珠馆的小主，怎么会比不过一个粗使丫鬟？她这么想着，便打定主意，也要做出一盘让十七哥哥喜欢的龙井虾仁来。

2. 霜华再现，神秘男子

温隽泽离开自心茶楼后，便前往六扇门的江南行部。江南行部的总捕头颜皖，名义上是他的上司，实际上却是他的师叔。

六扇门虽然贵为朝廷衙门，但早前也不过仅是刑部的鹰犬。组织渐渐扩大，才有了如今完整的衙署规制。在朝廷，六扇门是暗处的鹰犬；在武林，六扇门俨然是一个门派。年轻的弟子派送至每一个行部，脉络绞绕，同气连枝，成全了六扇门在朝野的独特地位，安然匿身于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之三法司的阴影背后。

颜皖早知温隽泽今日到达杭城，却迟迟不现身影，在屋里焦急地踱步。正待第十数圈开始，门外传唤，温隽泽总算是到了。

见了颜皖，温隽泽行了一礼，说道：“隽泽路上有事耽误，让颜总捕头久等了。”

颜皖拉起了他的胳膊，阻止了他，摆了摆手：“你我之间不用这些虚礼，我且问问你，京城现状如何？”

温隽泽看出了他的急切，心中暗叹，便任由颜皖拉他去了书房。

颜皖去关门，温隽泽看着他的背影，生了些许感慨，最后却也只能如实汇报：“回师叔的话，颜越目前尚且安好，但皇上震怒，要六扇门一个月内结案，否则便治颜越一个督办不力的罪名。”

颜皖听了这话稍稍安心，温隽泽忽跪地不起：“全怪隽泽回了师门，否则这罪名也不会由师兄为我担当，还请师叔责罚。”

颜皖拉他起身，宽慰道：“这事不怨你，门内突发事务，你也是奉命回去。颜越虽为你师兄，但官职却在你之下。这案子你不在，本就该由他督办责察，如今待罪，也只能怪他自己能力有限。”

温隽泽不好接话，便也只有再次行礼，谢过了颜皖。

“我这里又有了新的线索，只是事关重大，料想你又在赶路，就暂且秘而不发。现在，倒是可以和你商量商量。”

“师叔请讲。”

颜皖心知眼下能救自己儿子的便只剩下了温隽泽，他便将这几日的新状况，竹筒倒豆子般地一股脑儿全说了出来。

“十五日前，洛炎失踪。五日后，罗刹江的渔民捞到了一具尸体，现已证实是洛炎的随身侍从。只是，这死状极为蹊跷，恐牵涉甚广。我记得你读过大理寺封存

的十五年前的案卷残宗，可还记得震惊朝野的巫蛊案？”

温隽泽读过这份案宗，又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自然也记得清楚。他惊诧道：“孤落白头？”

“唉，”颜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那侍从，便是那一模一样的死状。”十五年前，颜皖尚在京城任职，曾目睹过白头银丝的诡秘惨状。

温隽泽沉思了片刻，才开口，却是无关推断：“我想去案发现场看看。”

匆匆而来的温隽泽，又匆匆赶往了罗刹江边的船坞。船坞里，停泊着一艘江船，四面俱是衙门守卫，这便是当日御史大夫洛炎洛大人失踪的案发现场。

洛炎奉命暗访江南，并非乘坐官船，而是租用了民船。民船不若官船显眼，体积小吃水浅，此时停泊在岸边，生生在这漫天细雨里写意出了一片诗情画意，只是这恣意泼墨的山水中，却蕴含了满腔的萧瑟与落魄。

租船上客房不多，一间住着洛炎，另一间便住着他那唯一的侍从。那侍从现在满头银丝，面色乌青，冰冷的身体躺在六扇门阴冷的殡舍里。无须作验尸大家也知道，这名随从死因诡异，一夜白头的死相，在江湖上，人称“孤落白头”。

“孤落白头”之名源于十五年前。那一年，朝廷一月之间死去了七位新晋显贵，都是发丝银白、面色乌青。清俊的面容配上三千银丝，那不协调的苍老，惊骇了整座京城。七个人的身份都是人上人，既有皇亲国戚、新科状元，也有少年将军。那时，被称为“京城八俊”的得意少年们，最后只剩下了一个纨绔子弟——洛炎。然而，洛炎虽说没有死，却失去了进门不过一年的妻子，还有她肚子里已足月的孩子。悲伤欲绝的洛炎，发誓今生不再嫁娶，以孤独终老来慰藉亡妻之灵。自此，洛炎像是换了一个人，从小小的言官一路升到了御史大夫。

此次，洛炎正是领了皇命暗访江南，探查私盐贩运一案。江南转运使邓云早前上疏，言之“江南漕运，官员腐败，时有私盐贩运，如今颇具汹涌之势”。洛炎暗中查访，以期能够整治漕运、肃清官员，可当下才抵江南，就离奇失踪，生死不明。

温隽泽直接去了洛炎的房间，扯下了门上的封条，推门而入。天空依然飘落着细雨，天色有些昏暗，一片雾蒙蒙的铅灰色的天光，从打开的窗户，照进了没有点灯房间里。

床铺整整齐齐，显然那一日洛炎尚未休息，便已被劫持。圆桌上的茶水和糕点，尽管保持了原状，却已被一一检查过，并未发现异常。书案上的灯烛保持着烧尽的状态，灯油见底。案上摊开的文折平平整整，丝毫没有褶皱。极细的狼毫笔，搁置在笔架之上，墨迹已然干涸。

一切都很平常，却又太过平常。

温隽泽打量着桌面上的那堆文折，上前翻看起来。不久，便在那堆文折中找到了江南转运使邓云的上疏折子，字迹工整、官印清晰。

按照本朝的奏帖存善章程，这份文折本该封存，为何会出现在远在江南的洛炎的文案上？而前几日内，颜皖数次探查过现场，又怎会没有发现这份蹊跷的奏疏？温隽泽心中疑云重重。

而此时，临窗的江中，传来了轻微的游水声。一身黑衣的神秘人，带着滴滴答答的水珠，从窗口跃了进来。

一柄寒光铁剑，从天而降，横在了来人的肩颈上。温隽泽依然温文有礼：“敢问阁下何人？此乃重地，不得擅入。”

黑衣人戴着面罩，看不清脸色，却只见一双黑漆漆的眸子，深不见底。他阴鸷一笑，便忽然动起手来。只见黑影一闪而过，他已从温隽泽的剑下闪过。

温隽泽一边自责自己方才的轻敌，一边惊叹于对方的速度。他原以为此人泅渡尚且有水声，功夫只怕也是个半吊子，却不曾想过竟这般高深。

对方没有武器，以手为刃，风云剑式用得炉火纯青。风雨飘摇，似有似无，似实似虚。温隽泽一套玲珑剑法，招招变幻无常，轻柔曲折，飘忽不定。两者俱以柔克刚，以虚克实，一时之间，难分高下。而对方却不恋战，忽然变掌为爪，处处拿捏温隽泽的命门大穴，暂时逼退了他。

神秘人站立文案之前，左手一抽一抖，便将桌案上的文折，连带烛台笔砚，用桌布统统包了起来，背于身后。温隽泽长剑将至，对方脚下却又使出了缥缈轩逸的

诡异步法，随即躲过剑锋，从窗口再次跃入了江水里。

“扑通”的水声，唤回了惊愕的温隽泽，也惊动了守卫岗哨，一群人呼啦啦地围住了甲板，涌入了房间。温隽泽无奈地看向尚未恢复平静的水面，却心知已错过了追踪的最佳时机。他也不生气，迅速处理善后，加强守卫。他悄悄地按了按怀里那份硬邦邦的奏帖，心中有了一些模糊的想法。

3. 龙井虾仁，命定宿劫

温隽泽从船坞走出，穿过几条街，便到了闹市。天色渐暗，雨也缓缓停止，安静了一天的街道，热闹了起来。

华灯初上，夜色迷离。

当温隽泽抓住了小毛贼手里那个荷包时，阿一慌张地扔掉了今天唯一的收获，转头撞倒了荷包的主人，一溜烟跑掉了。

荷包的主人从满是雨水的青石街道上爬了起来，嘟着嘴低着头，气鼓鼓地整理着被染上了雨渍的暖黄长裙。温隽泽伸出手，绣着漂亮花朵的荷包拈在了他的手指尖上。

鸿龄一抬头，便看见了温隽泽手中的荷包。她吐了吐舌头，明白过来，拿回了荷包，笑眯眯地对他说：“谢谢你，不然我今天可就要白跑一趟了。”一边说着，一边掂量掂量荷包，复又笑道，“为表感谢，小女子请公子吃饭，还希望公子不要拒绝。”

女孩笑靥如花，化解了唐突的邀约，使人不忍拒绝。温隽泽认出了她，想起她竟是单十七的朋友，也就这样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跟着鸿龄走进了没多远的酒楼。

坐在西湖边最大的酒楼里，鸿龄点了店里的招牌菜——龙井虾仁。温隽泽看着眼前巧笑嫣然的女孩子，有点心不在焉，怎么就这么理所当然地坐在这里了呢。可另一方面，却又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或许能够打听出一点点关于单十七的消息